



困學紀聞卷十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

證 呂成公麗澤 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伎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伎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伎問

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廬謂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

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狐援其洩冶之類乎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矣

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

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若據按士龍名

季宣永嘉人卽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右者

大事記魏以田文爲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荅與史記略同西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可也誤以爲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其卽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若據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若據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

若據按楚為黃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王所親生也秦長安君亦爾惜讀史者不能析別之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
荆王邵云魏并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
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
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觀董晉之荅回紇語李懷光譚若璩按文苑
英華作談忠

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

足以發之也

董晉行狀燕將錄 若璩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公
副李涵使回紇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壘取回紇力

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
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壘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
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
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
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
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

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
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
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
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
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
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
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
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
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
郡國往往美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
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
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
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
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歿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
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鷲一可支百者累數
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
倚渤海墻太山壑大河精甲數億鈴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
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
天子巨謀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併倡顛翫之臣顏澀
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
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其能
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畏哉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赧王卒皇甫謐曰高祖生若璩按臣瓚以高帝為漢王年四十二則生於秦

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若璩按秦本紀為四年此從六國表始皇立而

柏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

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

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箝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束蒲高

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

歌古歌尚質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晉

地非秦有也若璩按秦孝公亦非春秋時

史記正誤索隱正義史刻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

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

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

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

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若據接左

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卒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若據按孟子敘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復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尚書古文

疏證卷四第六十條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
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窋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窋自竄于戎狄之間
韋昭云不窋去夏而遷于豳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窋之孫

若據按竄戎狄者不窋
適豳者公劉乃二事一

當太康一
當桀也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日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
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疏繆
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
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
公以為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
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
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於是自
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統未集
之說若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
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

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歷以爲九年 若據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十六條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歿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舉之說

若據按觀政亦出孔

書辨見同上

武王追思先聖乃衰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爲正

襄王母早歿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爲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丕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爲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

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
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
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
也

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
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
後或當各有所據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爲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氏

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若璩按孟子言百里奚
先去虞自不至爲晉所

虜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
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媵秦穆姬亦差一年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
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
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
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爲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
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
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

明襄公救周卽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若據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卽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爲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爲淮陽太

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況黯在武帝時始爲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爲中大夫又出爲東海太守又召爲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徙爲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爲淮陽太守則未嘗爲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歿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

因學紀聞卷十一
三
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彗武吳氏曰蒼龍朱鳥彗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

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史記亦何怪焉

吳世家以光爲諸樊之子僚爲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

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石林葉氏曰以春秋

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大伯無與焉若據接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畱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言莊姜以爲已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歿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若璩按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為精詳王魯

齋猶作騎墻之見者何與

初宣公麥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號鄆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鄆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

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號鄆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若璩按詩集傳檜下誤亦同馬遷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菑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

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爲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爲一戰而勝便卽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玉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

國朝經義卷十一
其
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
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會不
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羗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
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
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
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
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
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郤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光
立詩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
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

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鄂晉
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
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
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
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
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潒鄭
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夷吾母重
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

困學紀聞卷十一
公之妾武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爲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爲姊妹也皆遷之妄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

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卽是躍躍旣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旣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束皙言遷分一人以爲兩人以無爲有

謂此事也

若據按索隱亦辨其誤而此援證尤精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

困學紀聞卷十一
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爲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爲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爲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爲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爲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鄭語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暉氏

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爲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爲父

莊王卽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讒新序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爲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爲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爲殷後也成王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

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

家爲說

若據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

竹書若據按此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若據按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若據按襄內子為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

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右傳正

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

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

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晉

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

不容如此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

考之見其誤若據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余嘗以經案此事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不聞有趙朔

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為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諸傳聞其殆莊生鮒魚之辭賈生鵬鳥之對哉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

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滴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

及也

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歿不葬之語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

君而歿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歿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若據按洪景廬曰孟子載三子

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歿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為尤妙云又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予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歿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

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若據按何肥瞻曰此景帝納袁盎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張叔所欲案劾也錯之門誅也冤矣或譏其不能如釋之之守天子法則可耳

商君傳趙良曰五穀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若璩按九年當作六年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
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若璩按此小司馬固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
史通謂以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
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
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伎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作馮呂成公曰吾觀

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

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

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

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

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

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

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若據按何紀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於傳諸子也明禮義之統

紀謂荀絕惠王利端謂孟夾潦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爲煦煦子子之萬一況能當仁義之重名乎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鑄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鑄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

揃元板
作揃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洪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王氏速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

戎史記差一年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若據按魏絳和

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潯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

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

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

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據按周本紀明著太師名疵

少師名彊皆伶官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

周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沈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

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

權蓋實不曾廢

若璩按戰國策亦是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

若璩按甯氏滅於獻公手

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

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兪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十一

困學紀聞卷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平新安王晦叔

云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于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司馬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畱叢筠二詩可以祛千載之

惑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黍許時本於此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爲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若璩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爲忤黯之正直所謂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忤可乎周陽由蝮鷲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與黯俱是鸞梟接翼也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躡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躡韓非子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躡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躡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躡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衆王滇此又一莊躡也名氏與盜同何哉

淮南人間訓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

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于此大事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遺

淮南王諫伐閩越其

言畧同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下二句不同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張相如也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

何也

謂英布史漢不載

漢大啓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淮陽皆同姓也長沙異姓不與焉漢表削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戰國諸子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御覽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云云此書

在善文中隋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爲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云齊使使獻鴻於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爲蔡生漢書以爲韓生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爲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享四百年之祚歟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高帝之詔也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論之曰

王霸之無辨漢世為尤甚儼人之非倫漢儒為尤甚尊王紬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而已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儒雅則列董仲舒於公孫弘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按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覘人心之

從違也

若璩按盧六以曰國策稱王孫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袒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以覘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三章耳

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倣此語而失之若璩按何紀

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為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輕諫畱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諸公不及也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荅書曰劉氏所斷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見一書廟渭

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字
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劉
誤讀屬之上句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之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若璩按金石錄右四皓神位神
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傍驗其

字畫蓋東漢時書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
辨陳留吏墾田之牘其英明畧同而武帝之事史
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
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注漢書作而肆赦所
以見愛也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之
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色斯舉矣見幾而作

史通述傅亨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巖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皆采摘成句標爲異說今其書不傳前輩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彘肩之不言生有以起自布衣而去也

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而孟堅畧不及

若據按高祖本

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說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爲書不止吳均也

刑法志獄刑號爲平矣酷吏傳序號爲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若據按罔漏吞舟之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父子爲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于陰陽家何

也七畧劉歆所爲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臣也則宜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出雲時雨旣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仞非燕爵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陳萬年爲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以支變故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節行可以回人心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俗語猶謂無爲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衛綰以戲車爲郎鹽鐵論賢良曰戲車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注不載五屬國之名表云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

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

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若璩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郡

之美稷乎注可見胡三省註通鑑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遜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若璩按

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然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

數則其所撰出者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

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今攷之本傳未見其為自

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

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

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漢財

用之數大畧見此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

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見龔鮑傳

卓茂與孔休蔡勳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仕莽時

見卓茂傳王皓王嘉並弃官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為清

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

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

論衡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

若璩按漢蘇武傳監上有廢字如淳曰移園中有馬廢武為之監也

又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平仲未詳其人孟堅頌亦亡

若璩按後漢班固傳與陳宗尹敏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則平仲乃宗

之字也官唯陽令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注引仲舒對策愚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

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作圃

桓榮十五年不窺家園何

休不窺園

按後漢書作門

者十七年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馮揚為弘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秦襲為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若璩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光何武王崇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矩馬日磾三

因學系圖卷十一
八一人胡廣司徒再入二人魯恭胡廣司空三入
一人牟融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
樞三八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八三人韋巨源
姚元之韋安石五八三人蕭瑀裴度崔胤
宋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
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
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止郊不異二至并南北
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愚
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揚雄河東賦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云倫古善御者
愚嘗攷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
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少
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此顏
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張竦荅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爲
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
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
之意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爲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爲楚元王子郢客爲侯今云
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

代共王子此盈川所用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焉呂成公曰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爲昌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爲嫌王元石曰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有所不能

畏之

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窋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家令臣錯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制

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睫之論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諡議之始也崔駰章帝諡議見太平御覽

歐陽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備愚攷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子謂翁之思慮弘遠乖崖若據按乖崖張詠號斷杭民子壻之

事其意類此事見風俗通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考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山父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若據按杜欽李尋兩傳並同宋景文公引蕭該音

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莫如為常山太守案此莫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愚按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

分析州縣誤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按隋地理志館陶縣下云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則非隋置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

屯之爲氏於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

屯度徒渾切與蕭該音不同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卽續史記褚先生

沛人爲博士

田何子裝釋文序錄作子莊高士傳云字莊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謂居五侯之門而論

名節猶爲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爲曹操掾

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置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

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

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若璩按杜佑于楚漢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爲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記云令狐茂今漢記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

張敞集朱登爲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

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

曷敢獨享之其言有儒者風味

宣帝以刑餘爲周召非獨弘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

魏相因以奏事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若璩按何肥瞻曰霍

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弱翁不因許伯封事何由得達語一不密不特身危而國家亦被其禍矣宣帝起里閭所倚唯外家舍王史而獨因平恩

專欲發其弒后之謀也從而議之可謂讀史不熟矣

宣紀神爵二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為鶡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鶡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

者矣 若璩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十七條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高見實類其祖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人可以戒矣

若璩按元韶事不見後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也

若璩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涯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史者耶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爲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爲非

劉道原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闈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能著鉤帶入

房

太平御覽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突厥致書隋文帝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

沙鉢畧

若瓌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可汗

西山先生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爲隱僻處學者多不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爲屏風張某所等語無一字差

前輩讀史精熟如此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隋志有三畧三卷

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爲之

近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

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

樂晁公武云厖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

中獲此書亦依託也

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祕法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五年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功令也詳於取而畧於教不過開祿利之途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籛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

士乎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困學紀聞卷十二

困學紀聞卷十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考史

翟公異

若璩按公異名汝文丹陽人高宗時官參知政事

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

多注見其自敘云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乃

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註

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其書未見

致堂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子妃
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宮在
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

呂成公謂馬援還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

之其心固善不知所教者本不欲其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註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夫禹湯之道堯舜之道也不以聖人之道養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

謝承父嬰

若璩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嬰

為尚書

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

覽

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

漢尚書作詔文

見周禮注

尚書郎乃今中書舍

人

見通典

若璩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通考俱不傳錢牧齋曰有見方少師於史館攜去者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

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明永樂間揚州刊本初邵陽曹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惜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黃瓊謂魯禧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郵

邳惲上書王莽云取之以天還之以天莽猶能赦之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魯丕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省分矣

為杜密之居鄉猶效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

鄉猶效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若據按高忠憲

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為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為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在天地間週三光徹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劉勝易為杜密難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唯襄楷云浮屠不三宿桑下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

句為對白間猶黃間也註云弓弩之屬御覽引風

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為鵬非禽名也

東都賦正予樂依識文改樂為大予文選李善注亦引大予五臣

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亦誤蓋五臣本改為雅

范氏施御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

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

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蔡墨謂劉

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非禹

也

文選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鍾鳴漏盡

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崔

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家整

齊即以嚴致平之意若據按范蔚宗已謂潛夫論足目觀見當時風政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啞唐太宗之言

蓋出於此

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兒 若據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奴恐是好字之譌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龐萌為人遜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唯失於知人其惑於佞甚矣子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以為疵故易之漸曰進以正

若據按鄧隲梁商雖外戚皆賢史稱隲辟楊震於幕府天下復

安商辟李固為從事中郎京師翕然稱良輔未可為二公之疵此論太刻吾不取

曲禮少儀之教廢幼不肯事長不肖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中平二年昆陽令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大守丞為之立約見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

孔子曰故者毋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流弊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

與並為仁矣

若據按于禁斬平昌穉時穉已降源懷効于祚元尼須僅罷官亦似有別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彥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事五臣謂寺觀謬矣

孔北海荅王修教曰掾清身潔己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勲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

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郡國之條教如此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

孝女叔先雄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疑即終字熒道有張帛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謬甚矣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寒食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云晉陽無竹事不可信若據按無論唐晉陽童子寺有竹日報平安而騎竹馬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隰城縣今汾州府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畱太守玉況為大司徒二十七年虞延傳注引謝承書曰況章和元年為司徒謝承書誤也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為哉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本陳壽朱子綱目以

蜀漢為正統本習鑿齒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文帝

若璩按何肥瞻曰宋書天文志云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

微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可以

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殂而魏

吳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邵公濟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

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

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

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

羞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

宮春秋之法孰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陳壽譙周皆巴

郡人今果州陸務觀籌筆驛詩運籌陳迹故依然想見旌旗駐道邊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牋公濟之文蓋果州作若璩按降箋實出

手

君子小人之天壽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諸葛武侯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太平御覽引要

覽云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略也在易師之上六
曰小人勿用

三國魏有篡弑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
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若據按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素服發哀三日李邕上疏比之呂霍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其毫髮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
武功西十里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不便是以畱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
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
之橋成馳去此可以裨武侯傳之闕晦翁欲傳末
略載瞻及子尚歿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
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
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
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歿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
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
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
甚精若據按張南軒有諸葛武侯傳一卷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

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云陸機
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
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
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
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
止殊魏乎成徐洪客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
之易地則皆然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閻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羸
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
意渭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八陣
竟何爲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爲嗣之初大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爲樂而已其篡漢也哆然
自以爲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曹植拜先君墓與友人宴於松
栢之下爲詩云樂至憂復來又

云可不極娛情其末流至於阮籍禮法之亡自魏文兄弟始

晉傅孚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然則放曠之風魏文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忘漢荃蕙化為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孚之言得之

若據按竊以鍾皓之孫繇亦然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句范蜀公曰律之例有八以准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若據按朱子解曰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

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臣鬻巨姦之鉞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欽母止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肸下不如朱全

昱謂之正

若據按正即貞宋避諱故

可乎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言被服飲

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豐鄩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於鄴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漢儒不及也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

稱說天命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曰權亦漢賊也

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

亦見通鑑

文偉謂

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引何氏姓

苑有況姓廬江人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陸遜之薦淳于式有

晉祁奚之風吳安得不興乎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

免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

之斷吳之賢君也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歿於峻之手易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吳築涂塘晉兵出涂中涂音除卽六合瓦梁堰水曰

滁河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

或以涂塘音塗誤也

元和郡縣

志滁州卽涂中

楚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諸葛恪東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史通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是也曹干兩紀孫檀二陽秋皆不之取其中所

載美事遺略甚多

曹嘉之干寶晉紀孫盛檀道鸞晉陽秋

又云唐修晉書作

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晁子止亦謂晉史叢冗最甚

李華云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

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

放翁豐城劔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劔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卽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所云莊子鮒魚

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錄則

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之誤

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皆不

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

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正觀史官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乃謂元帝冒姓司馬過矣

演蕃露云晉郭展爲太僕畱心於養生而廋馬充多潘尼爲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爲乘輿箴見晉書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二事爲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荅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舅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阮嗣宗蘇門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爲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其有感於師昭之際乎然勸進之作焉能追春秋之誅

反鏡索照出夏侯湛抵疑湛贊閔子騫云聖旣擬天賢亦希聖周子前已有此語矣

元板前字上無周子二字

東坡謂劉壯輿曰陶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陳忠肅亦曰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

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也

庾翼謂天公憤憤李文饒曰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

豈天之常醉哉吁為天者亦難矣詩云民今方殆

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

憎是之謂知天

天醉見張衡西京賦庾信哀江南賦

何曾荀顗之孝論者比之曾閔夫以孝事君則忠不

忠於魏又不忠於晉非孝也顗之罪浮於曾曾之

驕奢禍止及家顗之姦諛禍及天下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

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戎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玉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考之晉史

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近世賈妃之冊以壬辰而宋之

禍亦以丙子悲夫 若據按壬辰為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封才人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愚謂

晉王彪之荅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常

謂非宜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於五代也

通鑑秦兵既盛謝孚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荅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孚不敢復言乃令張孚重請安

遂命駕出遊山墅與乎圍棋賭墅綱目刪乎不敢復言乃令張乎重請二句則圍棋為張乎乎謝乎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兄子乎圍棋然二乎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以姓別之

愈是謝乎

若據按綱目刪去二句則圍棋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乎謝安之孫澹

若據按澹先已與謚齋冊諸姑孰

持冊于劉裕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

無忝乃祖一陶淵明

而已 若據按兒子詠有辯一篇附注於此曰自昭明太子誤讀陶命子詩其五章云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其六章云肅矣我祖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以祖與考繫於陶侃之下遂作淵明傳曰曾祖侃晉大司馬又曰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若以淵明高隱不出為承其先志也者不知其實不爾此詩第一章原陶姓出自唐昌于周二章隱于戰國顯于漢初功臣陶舍三章舍之子青為孝景丞相四章則言枝分派別直至晉有長沙公出五章實言長沙勳德六章方挽到自己祖考細玩自明更參以贈長沙公詩序云長沙公於予為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

昭穆既遠已為路人經過潯陽臨別贈此大司馬當作右司馬即漢高時功臣舍丞相青之父惟誤稱大司馬侃贈大司馬者也昭明認作侃以此為淵明曾祖果真出於侃此龔公爵者方為吾從祖昆弟之子豈得曰昭穆既遠已為路人哉詩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初正指在漢初而言且侃廬江郡尋陽人淵明尋陽郡柴桑人其址貫亦不同或曰陶氏家譜以岱為淵明祖按晉書陶潛列傳祖茂武昌太守與惠和千里之語合岱則侃十七子中之一子官散騎侍郎非太守也家譜多不足信余固援正史及所自著詩正之如此或曰朱子亦稱淵明無忝乃祖賢於王謝後人子必苦辯之與近日傳占衡承初甲子辯謂陶十題甲子皆是晉年不著晉號沈約李延壽說並非此古今傳陶二段佳話一切將抹殺乎余曰占衡有言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胸次磊落隨意書年陶何必藉此為佳話乎余亦謂淵明自有祖何必藉侃而後重也哉詠又曰按淵明孟府君傳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此豈稱其曾祖之辭耶

桓乎篡逆卞承之謂宗廟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

亂臣賊子祭及其祖可以長世乎斯言不當污簡

牘

晉史忠義傳可削者三人韋忠不見裴頡辭張華之

辟初節亦足稱矣而仕於劉聰爲之討羌而歿非
爲晉歿也謂之忠義可乎王育仕於劉淵劉敏元
仕於劉曜舍順從逆皆失節者也忠義安在哉唐
之修晉史也許敬宗李義府與秉筆焉是惡知蘭
艾鸞梟之辨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
淵明日有晉徵士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南史
立傳非也

策扶老以流憩謂扶老藤也見後漢蔡順傳注

淵明與子儼等疏潁川韓元長謂韓融

韶子後漢有傳

濟北汜

稚春謂汜毓

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南史汜幼春蓋避唐諱治字之嫌

朱文公曰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令人

感慨今考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
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爲晉臣

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

若璩按淵明十題甲子自庚子始

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孤
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集不載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

若璩按風俗通義劭祖彬爲汲令賜

主簿杜宣酒感壁上弩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

蒼蠅傳赦異苑以爲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稽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歿於非辜未嘗一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魏書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己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

苻

滅其三

李勢慕容超姚泓

不可以清談議晉

若臻按此

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晉簡文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孝靜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

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

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晉之德澤

淺矣姚弋仲曰亟自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

人心知義非後世所及也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

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內外協和然後

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

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

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
廟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
矣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覘國
者以人爲輕重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出淮南子

楊盛不改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無人哉

盛武都王何
校本云王疑作氏

袁宏以伏滔比肩爲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
九錫恥安在哉

謝邈傳孝武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

毀之通鑑云帝好爲手詔詩章以錫侍臣或文詞
率爾徐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
覽然後出之此一事也晉書以爲謝邈通鑑以爲

徐邈必有一誤

若璩按通鑑亦本晉書儒
林傳 錫元板作賜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棊於江曰使彼懼而知
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
猶有死守之臣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不聞
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近乎
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

文心雕龍謂江左篇製溺乎乎風續晉陽秋曰正始

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郭璞五言始會
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尚而詩騷
之體盡矣

愚謂東晉予虛之習詩體
一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
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爲百
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
鑑者

若璩按王氏似以通史與通鑑同一編年體隋經籍志唐藝文志
並列正史吳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
畢唯列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爲本異者惟
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史類不入編年得之

宋周朗有櫝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
目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
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弑零陵不知天道報
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

徐羨之傅亮謝晦之歿猶晉之里克衛之甯喜也文
帝不失爲叔孫昭子

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
戒昭昭矣

葉少蘊云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
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有
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冢銘隋得王
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書張衡

因學紀聞卷十三
墓銘則墓有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墓三代有之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甄久方刻石

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云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於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梁武帝曰應天從人致堂謂易之革曰順天應人未聞應天也爲是言者不知天之爲天矣愚按梁武之父名順之故不云順天避諱也後人應天之語

蓋襲其誤

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爲爪距豈知祚移其子乎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爲陌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僞楚之僭喻汝礪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

宇文泰弑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亦一莽也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彝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嫠不恤緯而憂

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况委質有年
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
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若據按謂北史非北齊書蘭艾混殺甚
矣長賢徵之父也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苻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溺
乎

執笏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紫緋綠袍始于隋大業
六年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
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三年引方等論綱
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

亡亦以素

立太子妃易太子亡之兆也

予感之於素猶李敬業之於
勤也煬武之立素勤之力也其子若據按敬業勤之孫欲撲其

燎可乎

祖君彥檄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

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北史李繪六歲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偶年
之忌見於此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粟
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
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李仲信屋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

所不取者皆小說也若據按語類云南北史除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洵然然則通鑑

果專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云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隋之不久不待聽樂而知也師尚父曰以不仁得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寶常之先見不逮房乎齡若據按不但房

喬其父彥謙亦具先見見隋書

徐楚金云隨文帝惡隨字為走乃去之成隋字隋裂

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是安步也而妄

去之豈非不學之故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一年江左猶有人

也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于八年若據按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垂將一紀終身為

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以不免程

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

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為王

凌死不為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

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為南鬼不為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為趙鬼不為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惠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載如生其視叛臣要利者猶犬彘也
韋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
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
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

楊堅以后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
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爲其
父者亦少愧哉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山

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若璩按惜有歷仕梁齊周隋之之推之
推見遠之孫之儀之弟也父協亦義士

困學紀聞卷十三



